

# 阅读

第535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;智慧中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温馨时光

□ 胡启清

瓦房上铺了一层明晃晃的霜。一排排瓦垄,像钢琴的白键横放在大山间。四野阒寂,一地霜白。降霜要比落雪冷,霜风掠过屋顶呜呜直响。过了一阵,躲在云层后面的太阳,满脸羞红地看着大地,满地的霜就退场了。瓦上的霜融化成水,顺着瓦沟滴落下来,溅起朵朵水花,一朵追着一朵地绽放在檐下。晶莹的水珠儿溅落在几盆花上,让花朵与叶子鲜亮了许多。

冬日阳光暖暖,湿润润的瓦房泛上了一层年深月久的斑驳。炊烟从青瓦间升起,飘飘袅袅。对一群早醒的麻雀来说,这是一个温暖的暗示。鸟儿们心领神会地从竹林中蹦出来,叽叽喳喳地飞落在房前的柴垛上。在屋里忙着侍弄灶火的大娘,最懂它们的心思,舀上一碗碎米从屋里出来。随着一道漂亮的弧线,碎米簌簌落地,一群鸟儿在院子中争抢起来。大娘拿上一把扫帚,准备清扫院子里的积水,不料吓飞了正在进食的鸟儿。大娘一脸不悦地朝着大娘说:“你忙这一会儿干啥?等雀儿吃了再扫吧。”“这些麻雀都被你惯坏了,每天早上都来讨吃的。”大娘嘀咕着。“这么冷的天,雀儿去哪里找吃的?只要一年收成好,麻雀吃点算啥子。”大娘便不说话了,等麻雀收拾完院里的碎米、纷纷飞落在屋顶上,才站起身来开始打扫院子。

大娘收拾完院里的活儿,进屋时手里拎着一把香葱。这是在家菜园里扯的,香葱绿得水灵,须根上还挂着黑黑的泥土。大娘接过香葱,冲洗干净。一段切菜的轻快节奏在木屋上响起。“老头子,你再去菜园里弄些白菜和萝卜来。今天早上煮火锅,打霜后的蔬菜好吃。”大娘边忙着手里的活,边与大叔说话。

炉火正旺,锅里泛红的辣子汤已煮沸了,满屋子荡着腾腾热气。大娘往锅里添着白菜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:“霜打的白菜不一样,又脆又甜。”大娘手一杯刚泡好的茶,坐在炉子边,不禁笑起来:“说得叫人嘴馋,好像比山珍海味还好吃一样。”“哈哈……”老两口开心大笑起来。笑声吵醒了屋里睡得正香的小花猫,它跳到火炉边的沙发上,又钻进大娘的怀里。

孩子们在贵阳和遵义工作,已分别打来了电话,说回老家过年,还特地叮嘱两位老人,说现在超市里什么年货都有,到时候买回来就是,家里就不用操心准备了。但是老两口总觉得不备点什么,心里空落落的,不踏实,于是又忙着张罗。大娘将自家种的绿豆备好,打算做孩子们喜欢吃的绿豆粉,还把黄豆细心地筛选了一遍,拿一半煮豆豉,拿一半豆芽。大娘也不闲着,把酿米酒、做汤圆糯米选好,实实在在地放在屋里,还把烙绿豆粉饼用的秸秆堆放到厢房里,风吹不着雨淋不着,随时用都是干燥的。

酿米酒要经过两天的恒温发酵,二十天的装罐密封才酿成,要早些准备才不误孩子们回来吃上开坛米酒。大娘将酿米酒的铁锅、木盆、甑子、簸箕、笊箕通通刷洗一遍后,开始泡米、蒸酒、拌曲。酿米酒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,那一道程序都不得马虎。大娘把拌匀酒曲的米饭盛在木盆后,用拳头在正中掘下一个小坑,这就是酒窝。大娘用纱布将酒曲米饭盖上,然后小心地将木盆放在锅里,再用稻草和蓑衣罩住木盆保温,开始发酵。大娘来到灶前,把手伸进灶膛里试试温度,不温不火,最佳温度。一切已妥,就等出酒了。

大娘正准备解下围裙歇会儿,电话铃声响起,掏出手机一看是女儿打来的视频电话。正准备点开视频时,大叔摆手示意:“去院子里。”“为啥?”“你在灶前视频,不就露馅了吗?孩子见我们准备这些,又该担心我们累着了。”大娘听了点点头,转身就到院子里。舒心的笑声在院子里响起,院前树上的一对喜鹊叫得满院子喜气洋洋。

(摘自2024年2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)

## 春到黄河边

□ 梁衡

北国之春自然比南边要来得迟一些,而且脚步也显得沉稳。回想一下,我第一次对春有较深的感受是在黄河边上,那时也就20出头。按当时的规定,大学毕业先得到农村去劳动一年,我从北京分配到内蒙古河套劳动。所谓河套,就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,黄河最北之处的那个拐弯儿,像一个绳套。满一年后我到县里上班,被派的第一个活儿,就是带领民工到黄河边防凌汛。“凌汛”这个词,也是北方早春的专有名词,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就是冰封一冬的黄河,在春的回暖中渐次苏醒,冰块开裂,漂流为凌。这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暴发引起的泥石流,是半固体、半液体状,你推我搡,挤挤擦擦,滚落而下。如果前面走得慢一点,或者还有冰冻未开,后冰叠压,瞬间就会陡立而成冰坝,类似这几年电视上说的堰塞湖。冰河泛滥,人或为鱼鳖。那时就要调飞机炸坝炸险了。我就是这样受命于黄河开河之时,踏着春天的脚步走上人生舞台的。

我的任务是带着10多个民工和两辆小毛驴车,每天在10公里长的河段上,来回巡视、备料,特别要警惕河冰的变化。这倒让我能更仔细地体会春的萌动。南方的春天,是给人欣赏的;北方的春天,好像就是召唤人们干活的。我查了写春的古诗词,写北方的极少。大约因为它不那么外露。偶有一首,也沉重豪迈,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

一般人对黄河的印象是奔腾万里,飞流直下,或是壶口瀑布那样震耳欲聋。其实她在河套这一段面阔如海,是极其安详平和,雍容大度的。闲着时,我就裹一件老羊皮袄,斜躺在河边的沙地上,静静地欣赏着她的容颜。南方的春天是从空中来的,春风、春雨、春色,像一双孩子的小手在轻轻地抚摸你;而北方的春天却是一个隐身侠,从地心深处不知不觉地潜行上来。脚下的土地在一天天地松软,渐渐有了一点潮气。靠岸边的河冰,已经悄悄地退融,让出一条灰色的曲线。宽阔的河滩上,渗出一片一片的湿地。枯黄的草滩上浮现出一层茸茸的绿意。你用手扒开去看,枯叶下边已露出羞涩的草芽。风吹在脸上也不像前几天那么硬了,太阳愈发的温暖,晒得人身上痒痒的。再看远处的河面,亮晶晶的冰床上,撑开了纵横的裂缝,而中心的主河道上已有小的冰块在浮动。终于有一天早晨,当我爬上河堤时,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,浩浩荡荡,从天际涌来,犹如一支出海的舰队。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,银光闪闪,冰块互相撞击着,发出隆隆的响声,碎冰和着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,开河了!一架执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,轻轻地掠过河面。

不知何时,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,四蹄翻腾,仰天长鸣,如徐悲鸿笔下的骏马。在农具还不普及的时代,同为耕畜,南方用水牛,中原多黄牛,而河套地区则基本用马,那马儿只要不干活时一律褪去笼头,放开缰绳,天高地阔,任其自己去吃草。尤其冬春之际,地里没有什么活,更是自由自在。眼前这群欢快的马儿,有的仰起脖子,甩动着鬃毛,有的低头去饮黄河水,更多的悠闲地亲昵着湿软的土,啃食着刚刚出土的草芽。当它们跑动起来时,那翻起的马蹄仿佛传递着在春风中放飞的心情,而那蹄声直接就是春的鼓点。我心里当即涌出一首小诗《河边马》——俯饮千里水,仰嘶万里云。鬃红风吹火,蹄轻翻尘。

时间过去半个世纪,我还清楚地记着这首小诗,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感知春的味道。

南方这个季节该是阴雨绵绵,水波荡漾,春天是降落在水面上的。所以我怀疑“春回大地”这个词是专为北方之春而造的。你看,先是大地上的小溪解冻了,唱着欢快的歌;接着是田野里沉睡一冬的小麦返青了,绣出一道道绿色的线;黄土路发软了,车马走过,轧出一条条的印辙;土里冬眠的虫儿开始鸣唱了,河滩上的新草发芽了,显出一片新绿。大地母亲就这样分娩着生命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,基本上是先民按照黄河流域的气候来设定的。南方之春,是冬还未尽春又来,生命做着接续的轮回;而北方之春是在冰雪的覆盖下,生命做着短暂的凝固、停顿,突然来一个凤凰涅槃,死而复生。你听,“惊蛰”的一声春雷,大地压藏了一冬的郁闷之气一吐而尽,它松一松筋骨,伸展着身子,山川河流,树木花草,都在猛然苏醒。就连动物们,也欢快地谈起恋爱,开始“迎春”。人们甩去厚重的冬衣,要下地干活了。地球绕过太阳上圈,又回到了“春分”点上。

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(摘自《新湘评论》2019年第8期)



## 人世间与人间事

□ 杨波

月光堂堂/照见汪洋/  
汪洋水/漫过菱塘/  
风吹莲子香

两年前的某个夏夜,我从手机上听到这首民谣。寂静的深夜,三人低声吟唱,配以简单清澈的吉他和弦,像细雨微风拂面,层层叠叠,回环往复,心一下子被抓住。月光下盈盈的池塘,池塘里盈盈的月光,我再熟悉不过,毕竟我们一家在县城东南隅的东湖边生活了二十多年。邻水而居,乃人生幸事。七八月份,荷花盛开,翠叶田田,即使白天骄阳如火,只要在水边立一会儿,心里就有凉意升起来。入夜,银色的月光在荷花荷叶池水上无限延伸,像引子,点亮满塘的烛火。微风过处,荷叶荷花如酒后微醺,或窃窃私语,耳鬓厮磨,或东倒西歪,抱作一团,窸窣窸窣地抖落一池光影。夜深了,荷叶荷花香是最好的催眠剂,伴着“咕呱咕呱”的蛙鸣,一声一声地送到枕上,把我带入潮湿的梦乡。月光有形、有色、有味,亦有声,“月光堂堂”既有时空的无限辽阔,又是一种有形的沉静,堂堂正正,光明磊落。这方不大不小的荷塘,注定成为我生活和记忆的原点。

2018年,我出版了第一本集子《雪满山》。不经意间,五年过去了,真是白驹过隙。这五年里,猝不及防,发生了很多事。天地翻覆,人事嬗替,都是人生常态,说起来简单,但事到临头,都如泰山压顶一般,让你无力承受。既然改变不了什么,那就写下来吧。因为万事速朽,只有文字最长久。我不是作家,最多也就是一个写家,不要花腔,老老实实地当生活的亲历者与记录者,文字坦直无晦,想追求徐渭笔下“言虽俭而意实丰”的境界,又不可得。人世间的困境,真是无处不在。

鲁敏说:“有故乡的人,永远是孩子。”我时常回老家县城,但母亲已不在老宅,搬到了县城西郊的滨河公园边。干河水清且浅,自西向东,迤迤而来。夏日,两岸开满红彤彤的荷花,烧沸一渠河水,也是一时盛景。但父亲的缺席,总让我有一种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的无力与伤感。东湖边的老宅日渐荒芜,去年春节,我陪母亲回去。院子里一片狼藉,蛛网四结,遍地尘土,到处是野猫暧昧的骨头和随地拉下的粪便。唯有棕树兄依然挺拔,忠诚地守候着黯淡的宅院。母亲长叹一声,拿出扫帚,默默地将院子收拾干净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父亲对家的意义,就像摇摇欲坠的房子被拆掉最后一根梁柱。这才几年的光景!

故乡还在,只是不再完整。今年清明,父亲去世三周年,终于把父亲葬在了县城北去三十里的九凤山上。那一天,太阳很大,热浪灼人。我站在父亲身旁,远眺苍茫起伏的大行山,山风从南面滚滚而来,倾泻在山谷里,如波涛拍岸,汹涌澎湃,意犹未尽。氤氲的山雾,满眼都是蓬勃的绿色。那一刻,我心里没有悲伤,只有平静和回忆。“误入玲珑迷未解,尝寻玉枕梦难通”。人生的谜题是越来越多,还是越来越少,暂且不去想它。亲人的故去,意味着难以寻常的家族生活轨迹的断裂,想要修复和重建是艰难的。每当我身处险境,面临挑战,或心结难解,总会想起父亲。悲伤的尽头不是绝望,冷静思虑之处,从锥心刺骨的经历中亦可汲取披荆斩棘的力量。世上之事纵有千万难,哪一件能大过生死?江湖路远,风波险恶,已经退无可退,还有什么可怕的。

每个人都要面对被终将遗忘的渊数。去年夏天,我特意回县里,到人社局查阅复制了父亲的档案,参考备用。董桥先生说:“该杀的败类我不写,写的大半是我珍惜的人。”我深以为然。《雪满山》和《月光堂堂》,纷纷扰扰的人世间与平淡如水的人间事,就是我全部的世界,这里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俗世悲欢与闲情冷眼,不过是一些卑微无名、劳苦一生的亲人故旧,如是而已。我想要捕捉生活中的吉光片羽,记录一闪即逝的人间风景,其实已经努力了,但还是跟不上时光的脚步。逝者长已矣,就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文字里吧。

五年的光景,何其速也。文字无甚进步,只是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人和事,人生道阻且长,无数的车马风尘、崂崎历落,形诸笔端,就成了苦乐参半的“我史”。与《雪满山》相比,《月光堂堂》的底色有些黯淡,但也有充满情趣和光明的日常,还有苦中作乐的自我解嘲和感喟,这些当然是个人生活的切片,但又何尝不是纷扰人间的映射。

电影《不止不休》片尾有一句话,我记得很清楚:“这世上,哪有哪件事是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?”

(摘自《现代大学网》)

## 珠子灯

□ 汪曾祺

这里的风俗,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,娘家要送灯。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。

元宵节前几天,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。几个女佣人,穿了干净的衣服,头梳得光光的,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,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;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。姑娘、媳妇走出来,倚门而看,且指指点点,悄悄评论。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。

灯一般是六盏。四盏较小,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,而且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。一盏是麒麟送子,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。还有一盏是珠子灯,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。灯体是八扇玻璃,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,其余部分都是珠子,顶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,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,下缀珠子的流苏。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,送来的时候,得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着。这是一盏主灯,挂在房间的正中。旁边是麒麟送子,琉璃泡子挂在四角。

到了“灯节”的晚上,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,点亮了。从十三“上灯”到十八“落灯”,接连点几个晚上。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。

屋里点了灯,气氛就不一样了。这些灯都不怎么亮(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),但很柔和。尤其是那盏珠子灯,洒下一片淡绿的光。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,如梦如水,显得异常安静。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、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。

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英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。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。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。

王常生在南京读书,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,思想很新。订婚以后,他请媒人捎话过去:请孙小姐把脚放了。孙小姐的脚当真放得很好,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。

孙小姐是个才女。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,教女儿读诗词。除了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,孙小姐能背全本《西厢记》。嫁过来以后,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和林译小说《迦茵小传》、《茶花女遗事》……

两口子琴瑟和谐,感情很好。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,抬回来不到半个月,就死了。

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:“不要守节”。但是说了也无用。孙王家都是书香门第,从无再婚之女。改嫁,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。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从此,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。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。

她变得有点古怪了,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。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,永远是什么样,不许挪动一点。王常生用过的手表、座钟、文具,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,都放在原来的位置。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,屋里的桌子椅子、茶壶茶具,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。里屋炕上有一套茶具:一个白瓷的茶盘,一把茶壶,四个茶杯。茶杯倒扣着,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。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,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,茶盘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。

她病了,说不清是什么病。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,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,整天躺着。除了那个女佣人,没有人上她屋里去。

她就这么躺着,也不看书,也很少说话,屋里一点声音没有。她躺着,听着天上的风箫响,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“鸪鸪——咕,鸪鸪——咕”,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,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,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,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,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,珠子落在地上了。

女佣人在扫地时,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。

她这样躺了十年。她死了。她的房门锁了起来。

从锁着的房间里,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。

(摘自《汪曾祺全集》人民文学出版社)

